

《闲话闲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闲话闲说》

13位ISBN编号：9789571323978

10位ISBN编号：9571323977

出版时间：1997-9-22

出版社：時報文化

作者：阿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内容概要

閑話閑說 以一個超現實的新中國為號召，當然凡有志和有熱情的中國人皆會趨之，理所當然，厚非者是事後諸葛亮，人人可做的。這個超現實，也是一種現代的意思，中國的頭腦們從晚清開始的一門心思，就是為迅速變中國為一個現代國家著急。凡事標明「現代」的一切觀念，都像車票，要搭「現代」這趟車，不買票是不能上的。「無為而無不為」我看是道家的精髓，「無為」是講在規律面前，只能無為，熱鐵別摸；可知道了規律，就能無不為，供可以用鏟子，用夾子，總之你可以動熱鐵了，「無不為」。後來的讀書人專講「無為」，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困境，只是越講越酸。我個人是喜歡孔子的，起碼喜歡他是個體力極好的人，我們現在開汽車，等於是在高速公路上坐沙發，超過兩個小時都有點累，孔子當年是乘牛車握軾木周遊列國，我是不敢和他握手的，一定會被捏痛。「一人得道，雞犬昇天」，都成仙了，仍要攜帶世俗，就好像我們看中國人搬進新樓，陽台上滿是舊居的實用破爛。不識字的中國老百姓也曉得「敬惜字紙」，以前有字的紙是要集中在一起燒掉的，類似一種儀式，字，是有神性的。記得聽張光直先生說中國文字的發生是為通人神，是縱向的，西方文字是為傳播，是橫向的。我想中國詩發生成熟得那麼早，而且詩的地位最高，與中國字的通神作用有關吧。這樣地對待文字，文字焉敢隨便變化？白西易講究自己的詩通俗易懂，傳說他做了詩要去念給不識字的婦女小孩聽，這簡直就把通俗做了檢驗一切的標準了。做詩自己做朋友看就是了，為什麼會引起生存競爭？看來唐朝的詩多商業行為的成分，不過商品質量非常高，偽劣品站不住腳。中文裡的頹廢，是先要有物質、文化的底子的，在這底子上沉溺，養成敏感乃至大廢不起，精緻到欲語無言，賞心悅目把玩終日卻涕泗忽至，《紅樓夢》的頹廢就是由此發展起來的，最後是「落了個白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可見原來並非是白茫茫大地。作者簡介阿城以《棋王》、《孩子王》、《樹王》小說作品，奠定文壇地位的阿城，誕生於1949年的北京。自1984年起發表創作，早年雖為知青文學的代表，而後風格更形開闊。陸續推出「遍地風流」、「新筆記小說」系列，以及電影劇本、評論、雜文等等。1992年獲義大利Nonino國際文學獎，並應邀旅居威尼斯兩個月，寫成《威尼斯日記》。一個人能歷得多少世俗？又能讀得多少小說？況且每一篇小說又有不同的讀法。好在人人如此，倒也可以放心來講。世俗裡的「世」，實在是大；世俗之大裡的「俗」，又是花樣百出。我因為喜歡這花樣百出，姑且來講一講看。阿城是當代華人小說家中的翹楚，80年代以《棋王》等作品膾炙海內外，但他不只是個小說家，他的隨筆也極品；他運用中國文字已臻化境，可說是天生的文體家。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位生活家，獨特的生活經歷和犀利的觀察，使他對生活中的事事物物都充滿興味，並有獨到而幽默十足的見解。

《闲话闲说》

精彩短评

- 1、阿城把中国的传统归纳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宋元之后的混乱大多源自礼戴在平民的头上，造成后世的混乱。
- 2、在海外发行的版本里面看到了更直言无忌的阿城，评述中国小说，文学的发展喝特点，从世俗中来，描写尘世人人事事。从五四，建政，文革，90年代各个时代文学的发展及特点。文字中颇多值得反思和自省的地方。
- 3、阿城是古人，是野人。之前读大陆版，这次读台版，这书时不时就可以拿来读一读。他说，你听，特安静。
- 4、想找回趣味的时候就想看这个。
- 5、娓娓道来~
有机会可以买本纸质版的再读几次。
- 6、记得是在孔网上买的，现在依旧很喜欢。
- 7、读的是台北时报文化1994初版，图书馆借。世俗生活/自为空间/礼下庶人.....
- 8、入世，智慧，又幽默。
- 9、看了第三遍，常读常新。
- 10、和棋王里的小说作者大不一样，太逗了
- 11、我们绕了个大圈，终归于世俗。凤凰传奇和德云社的兴起，可见一斑~~
- 12、不爱腔调爱世俗。
- 13、世俗
- 14、散文比小说写得更精湛
- 15、字字珠玑
- 16、看的应该是这本吧,电子版封面不一样
- 17、带劲过瘾，世俗与诗意，五四与文革，大陆与港台，蜻蜓点水却茅塞顿开。
- 18、归纳法
- 19、不是闲话,而是碎语,讨厌
- 20、反复看
- 21、客观，谦虚。
- 22、果然世俗！世俗本就是文学的重要源泉。而且文学就不应该成为政治渗透的武器
- 23、痛快
- 24、看阿城 对我来说 不需要理由
- 25、上半部写世俗，下半部写文学，随着历史的卷轴，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很随意的感觉，又是很有深意。但我离他的段位差的太远了，只是觉得他太牛了，博闻强识，随随便便开出一个书单都够我们读几年的。
- 26、感觉写文学史和文学评论的书并不多，昨晚硬是睡不着，读到凌晨四点，竟把这本书几乎看完了。好多笑点。
- 27、重读过程愉悦，长见识，明显有东西往身上贴
- 28、不错的书，透露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
- 29、比小说好看
- 30、对中国小说的分析很深刻，更多是对社会的批判，刑上大夫，礼下庶人，这点在大陆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 31、火车上手机读完，很能侃。
- 32、5+++
- 33、值得重读，发人深省
- 34、最佳地铁、厕所读物 读着还会笑出声
- 35、梳理中国文化里的世俗气息，娓娓道来，脉络分明
- 36、无怪当时人以为阿城是鲁迅的笔名了。
- 37、在高铁上看完的一本书。虽然有些观点不能认同，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视角。
- 38、可以用简单的话把问题说的明白和有趣。哪里可以买到这个台湾无阉割本呢？我动了歹心，好

《闲话闲说》

后悔没把图书馆那本给偷回来。。

39、确实是闲话闲说，从中国文化扯倒小说到当代小说，拉拉杂杂一大堆，看过即忘

40、前半段讲道宗法社会政治人为，后半段方讲小说。阿城推崇的是“刑可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世俗文化。

41、一直买不到港台版，终于下了个电子版的替代。和大陆版简直就是两本书啊，可见删除多重。

42、痛快！

43、上下班的地铁上读完的，有很多小知识可以学到

44、第一回读港版，发现了大陆版删掉的许多文字。居然有顾城一段：顾城原来在我家隔壁的合作社做木匠，长年使斧。

45、民间说蒙古人占了中原，杀“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八姓，因为这八姓是大姓，杀光则汉人即失元气。后世骂人“忘八”，倒是把龟糟蹋了，唐朝时“龟”还是美意。

46、太好太好了，值得反復閱讀。“世俗”的角度進入中國，又是一番景象，才看到當下的異化與回歸

47、很多新鲜的观点，读了不会倦，但也有些看不懂==

48、印象深刻的是，提到顾城与谢烨。

49、如果把金瓶梅洁本被删的一千多字单独拿出来读不仅无趣而且动作还重复。这应该是台湾未删节最经典搞笑的了吧。

精彩书评

1、《閒話閑說》時不時就拿來翻翻，每讀一次都像第一次讀。以前看的是大陸作家出版社出的刪節版，這次看到臺灣版，書末快結束時，阿城談到“陰毒”和顧城，這是大陸版沒有的，讀后很震驚。……若說有顛覆，我體會大陸的大部份先鋒小說對“工農兵文學”的顛覆處，在於其陰毒氣。“禮下庶人”的結果，造成中國世俗間陰毒心理的無可疏理。五四新文學揭露禮教殺人，我們看魯迅的《狂人日記》及《吶喊》里其他諸篇，正是有這種陰毒力度的。從這一點來說，大陸當代先鋒文學史繼承五四新文學的最初的力度的，例如不少人對殘雪自稱是魯迅之後的唯一者不以為然，從陰毒說，不妨以為然。……顧城和謝曄自德國過洛杉磯回紐西蘭，與之夜談，不知怎麼我就聊到中國大陸人的“毒面孔”，還扮了個眼鏡蛇的相，謝曄神色觸動隨即掩飾過去。顧城隨後的殺謝曄，他性格雖不屬強悍，卻算得是搶先一步的毒手。顧城原來在我家隔壁的合作社做木匠，長年使斧。我覺得人生需要藝術，世俗亦是如此，只是人生最好少模仿藝術。不過人有想像力，會移情，所以將藝術移情于人生總是免不了的。……

2、-基本上前半部談世俗，為曰世俗自為的空間，後半部從小說再去談世俗。-因為對小說太不了解，故覺得上半部談世俗的部份看懂的比較多。但不等於看懂很多，這是必須承認的。阿城的知識也是十分龐大，而且有太多事情是完全超出我所理解或認識的，比如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因其經歷對中國社會的觀察等等等等……-更有趣的是，比起十分看得起他的唐諾，阿城完全是走另一條套路，寫東西是輕輕帶過，閑聊般。如果有一定底蘊者看他的文章，應該會覺得超級過癮；但對於新手上路者，當然讀阿城的東西始終會有得著，但這還要看機緣，還要我們自己去找那短短幾句話中的一束靈光，相反唐諾就會寫得很長寫得很多，甚至把整段文字一篇小說都引在文章中，做那知識的‘mid-wife’。沒有說誰更好，老實說兩種風格都很愛看，也都受益，而且越看越慨嘆自己過去三十年都做了甚麼……-插個side story.這本書在市面已不容易找，畢竟出版已十多二十年。既然如此，就去公共圖書館借書來看囉。‘一不小心’先借到的是一本內地出版的版本，自上次《聆聽父親》的經歷後我對內地出版的版本總是有點介意。最‘頂癮’的是，阿城自己在簡體版的序言中竟然寫下：出版社對簡體字版有所修改，好事者不妨將之與繁體字版對對看。-我有點想做那個好事者，於是又從圖書館借來繁體版。最初十數個篇章我曾嘗試對照來看，但很快發覺這樣做簡直是惡夢。一則要做比較打亂了自己閱讀的節奏，二則那刪/修改實在讓人慘不忍睹。有些句子甚至段落被硬生抽去，文章實在是甩皮甩骨。為了好好向阿城學習，最後決定放棄做好事者，好好讀書好了。-閑話能夠有如此力量讓當事者花如此功夫，實在利害。看來阿城走這個‘世俗’的套路，真的是撼動了甚麼。最後最後，簡體版容讓阿城在序言中留那樣一個註腳，也足見體制的裂縫，雖然可悲但亦有其可喜之處，不是嗎？-

3、多年来看书的习惯,总是先看前几页,再看最后几页,有兴趣的,再拿起来慢慢看.而这本书,却是看了前几页就放不下了,从头到尾一气看完,过两天,又拿起来,一篇一篇从头细看.买到这本书,还有一段故事.先是在网上看到了删节部分,一气看完,觉得特别对自己的胃口.正好有同事去香港,就盯着他们一定要去书店帮我淘到这本书,哪知他们回来后说,几乎是走了十多家书店,都没有找到.然后,又托别人在台湾淘,也没有买到.不死心,于是在淘宝上找,终于找到.于是下单购买.等拿到书一看,卖家居然给我寄了两包书,心中暗喜:买阿城的书居然还买一送一?于是急忙与卖家联系,准备道谢.谁知对方知道之后,情急非常,原来是本该寄到广州的书,一同寄给我了!天,只好帮他再转寄到广州.由此,也从这本书结交了一个朋友:)闲话少说,还是看《闲话闲说》吧:)等我看完,后面预约的已经有好几个了,呵呵

章节试读

1、《闲话闲说》的笔记-俗

我的經歷告訴我，掃除自為的世俗空間而建立現代國家，清湯寡水，不是魚的日子。我這個朋友還嘴，說您當年不滿意國民黨，您可以跑江西跑陝北，我現在能往哪兒跑？我不就是做個小買賣嗎？自由什麼了？我聽了真覺得是擲地有聲。

八〇年代，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做過一個近代到當代的社會生活品質調查，不料是北洋軍閥割據的時候生活最好。想想也是，今天張軍閥來，地方上出錢打發了，明天李軍閥來，地方上又出錢打發了，地方上真是有錢啊。

道教管理了中國世俗生活中的一切，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也因此歷來世俗間暴動，總是以道教為號召，從陳勝吳廣，黃巾赤眉，漢末張角一路到清末的義和拳，都是。

這些年來大陸興起的氣功熱，特異功能熱、易經熱，都是巫道回復，世俗的實際需要。不解決世俗實際的「信仰」失落，傳統信仰當然復歸。

中國人不會為宗教教義上的一句話廝殺，卻會為「禽你媽」大打出手，因為這與世俗生活的秩序，血緣的秩序有關，「你叫我怎麼做人」？在世俗中做個人，這就是中國世俗的「人的尊嚴」，這種尊嚴毫不抽象。中國古代的罵陣，就是吃準了這一點，令對方主帥心裡氣憤，面子上掛不住，出去應戰，凶吉未蔔。

大英博物館藏的敦煌卷子裡，記著一條女供養人的祈禱，求佛保佑自己的丈夫拉出屎來，因為他大便乾燥，痛苦萬分。

據胡適之先生的考證，禪宗南宗的不立文字與頓悟，是為爭取不識字的世俗信徒。

如果我們將引進的所有漢字形日文詞剔除乾淨，一個現代的中國讀書人幾乎就不能寫文章或說話了。你們若有興趣，不妨找上海辭書社編的《漢語外來詞詞典》來看看，一九八四年初版，收詞相當謹慎。我的一本是一九八五年在湖南古丈縣城的書店裡買到，一邊看一邊笑。

我這個忘年交說，辛亥革命後，清朝的地方誌算是封建餘孽，都拉到琉璃廠街兩邊兒堆著，好像現在北京秋後冬儲菜的碼法兒。日本人先來買，用文明棍兒量高，一文明棍兒一個大銅子兒拿走，日本人個兒矮棍兒也短，可日本人懂。後來西洋人來買，西洋人可是個兒高棍兒也長，還是一文明棍兒一個銅子兒拿走。不教他們拿走，也是送去造紙，堆這兒怎麼走道兒呀？

香港的飯館裡大紅大綠大金大銀，語聲喧嘩，北人皆以為俗氣，其實你讀唐詩，正是這種世俗的熱鬧，鋪張而有元氣。香港人好鮮衣美食，不避中西，亦不貪言中華文化，正是唐代式的健朗。

八五年我在香港看陳公博的《苦笑錄》，其中講到當年「馬日事變」，陳坐專列從南京到長沙去問究竟，近到長沙，陳下車鑽到殺共產黨的軍隊裡，說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是為你們這些貧苦農民的，你們為什麼倒要去殺共產黨？士兵說共產黨殺的是我們一姓的人呀。陳公博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當下領悟，不去長沙回南京了。

民間說蒙古人佔了中原，殺「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八姓，因為這八姓是大姓，殺光則漢人即失元氣。後世罵人「忘八」，意思是忘了漢人祖宗，不忠不孝，後來演成「王八」，倒把龜糟蹋了，唐朝時「龜」還是美意。

四九年後大陸禮下庶人的範例則是軍人雷鋒，樹「雷鋒式」的小聖小賢，稱為「螺絲釘」。可是固定螺絲釘的工具應該是螺絲起子，是「刑」，是軍法。毛澤東有名句「六億神州盡舜堯」，滿街走聖賢，相當恐怖，滿街走螺絲釘，更恐怖。

大而言之，我體會「禮不下庶人」的意思是道德有區隔。刑條之外，庶人不受權力階層的禮的限制，於是有不小的自為空間。禮下庶人的結果，就是道德區隔消失，權力的道德規範延入俗世，再加上刑一直下庶人，日子難過了。

2、《闲话闲说》的笔记-俗文学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遼寧大連，他講起有一次回家鄉山東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個蘆葦蕩，於是捲起褲腿涉水過去。不料人一攪動，水中立起無數小紅孩兒，連說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裡復歸平靜。但這水總是要過的，否則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於是再蹚到水裡，小紅孩兒們則又從水中立起，連說吵死了吵死了。反覆了幾次之後，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這是我自小以來聽到的最好的一個鬼故事，因此高興了很久，好像將童年的恐怖洗淨，重為天真。

此前燕趙一帶是河北梆子的天下，因為被京劇逐出「中心話語」，不服這口氣，年年要與京劇打擂臺比試高低，輸贏由最後各自臺前的俗眾多寡為憑。我姥姥家是冀中，秋涼灌冬麥，夜色中可聽到農民唱梆子，血脈湧動，聲遏霜露，女子唱起來亦是蒼涼激越，古稱燕趙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果然是這樣。戲劇演出的世俗場面，你們都熟悉，皮簧梆子的鑼鼓鑊鈸梆笛，古早由軍樂來，開場時震天介響，為的是鎮壓世俗觀眾的喧嘩，很教魯迅在雜文中諷刺了一下。

不少朋友對我說過《紅樓夢》太瑣碎，姑嫂婆媳男男女女，讀不下去，言下之意是，既然文學史將它提得那麼偉大，我們為何讀不出？我慣常的說法是讀不下去就不要讀，紅燒肉燉粉條子，你忌油膩就不必強吃。評論中常常讚美《紅樓夢》的詩詞高雅，我看是有點瞎起勁。曹雪芹的功力，在於將小說中詩詞的水平吻合小說中角色的水平。

《紅樓夢》開篇提到厭煩才子佳人小人撥亂的套路，潛臺詞就是「那不是詩」。詩是什麼？「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無一句不實，但聯綴這些「實」也就是「象」以後，卻產生一種再也實寫不出來的「意」。

相反，民初一代的革命文人，他們在世俗生活中的自為活躍，讀讀回憶錄就令人驚奇，直要到四九年都穿上了藍制服，他們才明白味道有些不對頭。

「鴛鴦蝴蝶派」的門類又非常多：言情，這不必說；社會，也不必說；武俠，例如向愷然也就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也叫《火燒紅蓮寺》；李壽民也就是「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狹邪色情，像張春帆的《九尾龜》、《摩登淫女》，王小逸的《夜來香》；滑稽，像徐卓呆的《何必當初》；歷史演義，像蔡東藩的十一部如《前漢通俗演義》到《民國通俗演義》；宮闈，像許嘯天的《清宮十三朝演義》，秦瘦鷗譯自英文，德齡女士的《禦香縹緲錄》；偵探，像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等等等等。又文言白話翻譯雜陳，長篇短篇插圖紛披，足以滿足世俗需要，這股「逆流」，實在也是浩浩蕩蕩了些。

不禁想起自己心中長久的一個疑問：中國古典世俗小說基本上是白話，例如《紅樓夢》，就是大白話，為什麼還要在文學革命裡提倡白話文？我的十年學校教育，都是白話文，小學五年級在課堂上看《水滸》入迷，書被老師沒收，還要家長去談話。《水滸》若是文言，我怎麼看得懂而入迷？原來這白話文，是爲了革命宣傳，例如標語，就要用民眾都懂的大白話。胡適之先生後來說「共產黨裡白話文做得好的，還是毛澤東」就講到點子上了。

單從白話的角度來說，我看新文學不如同時的世俗文學，直要到張愛玲才起死回生。先前的魯迅則是個特例。

翻譯文體對現代中文的影響之大，令我們幾乎不自覺了。中文是有節奏的，當然任何語言都有節奏，只是節奏不同，很難對應。口語裡「的、地、得」不常用，用起來也是輕音，寫在小說裡則字面平均，語法正確了，節奏常常就消失了。中國的戲裡打單皮的若錯了節奏，臺上的武生甚至會跌死，文字其實也有如此的險境

總有人問我你讀過多少書，我慣常回答沒讀過多少書。你只要想想大陸的幾套關於中國歷史的大部頭兒巨著，看看去是一種觀點，我怎麼好意思說我讀過幾套中國歷史呢？

新文學則爲自己寫史，向世俗小說挑戰，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奪取解釋權，建立權威話語吧？這樣說也不對，因爲世俗小說並不建立解釋權讓人來奪取，也不挑戰應戰，不過由此可見世俗小說倒真是自爲的。

爲大眾服務，因此有大眾文學，再加上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來，你們是不是覺得有點恢復世俗文學的味道？唐玄宗、宋徽宗再是文藝皇帝，明崇禎再有爲，都沒有想到利用世俗文學，難怪毛澤東要感嘆「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工農兵文藝」是偽的，因爲新中國是掃除自爲的世俗的，由此建立的權威話語，是一種強效消除世俗劑，禮下庶人的醬蘿蔔，偶爾下飯雖無不可，常吃肯定營養不良。

《闲话闲说》

當時響徹大街小巷的鄧麗君，反對的不少，聽的卻愈來愈多。鄧麗君是什麼？就是大陸久違了的世俗之音嘛，久旱逢霖，這霖原本就有，只是久違了，忽自海外飄至，路邊的野花可以採。海外飄至的另一個例子是瓊瑤，瓊瑤是什麼？就是久違了的「鴛鴦蝴蝶派」之一種。三毛亦是。之後飄來的越來越多，頭等的是武俠。

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的城市逐漸農村化，以上海最爲明顯。上海所有的城市外觀，都是在四九年時類似電影的停格，凝固在那裡，逐漸腐蝕成一個大村鎮的樣子。我去看上海，好像在看恐龍的骨骼，這些年不斷有新樓出現，令人有怪異感，好像化石骨骼裡長出鮮骨刺，將來骨刺密集，也許就是上海以後的樣子

共和國之後的文化，基本是向軍旅的文化構成看齊，文人文化在消滅之列。

中文裡的頹廢，是先要有物質、文化的底子的，在這底子上沉溺，養成敏感乃至大廢不起，精致到欲語無言，賞心悅目把玩終日卻涕泗忽至，《紅樓夢》的頹廢就是由此發展起來的，最後是「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可見原來並非是白茫茫大地。你們不妨再去讀《紅樓夢》的物質細節與情感細節，也可以去讀張愛玲小說中的這些細節，或者讀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當會明白我說的意思。大陸的粗陋枯瘦，拿什麼來頹廢？頹廢什麼？政治失意，又少自爲餘地，失望銜怨罷了。大陸有的是「白茫茫大地」無物可頹的無可做爲，譬如地球上的林木消失，水質敗壞，空氣污染，食物鏈中斷，瘟疫橫行，人類尚無移民其他星球的能力，只好等死。

天津的馮驥才自《神鞭》以後，另有一番世俗樣貌，我得其貌在「侃」。天津人的骨子裡有股「純侃」精神，沒有四川人擺「龍門陣」的妖狂，也沒有北京人的老子天下第一。北京是賣烤白薯的都會言說政治局人事變遷，天津是調侃自己，應對神速，幽默嫵媚，像蚌生的珠而不必圓形，質好多變。

近年所提的暴力語言，在文學上普通話算一個。普通話是最死板的一種語言，作爲通行各地的官方文件，使用普通話無可非議，用到文學上，則像魯迅說的「濕背心」，穿上還不如不穿上，可是規定要穿。若詳查北京作家的文字，除了文藝腔的不算，多是北京方言，而不是普通話。但北京話太接近普通話，俗語而在首善之區，所以得以滑脫普通話的規定限制，其他省的方言就沒有占到便宜。以生動來講，方言永遠優於普通話，但普通話處於權力地位，對以方言爲第一語言的作家來說，普通話有暴力感。

以前說「文以載道」，這個「道」是由「文章」來載的，小說不載。小說若載道，何至於在古代叫人目爲閑書？古典小說裡至多有個「勸」，勸過了，該講什麼講什麼

平心而論，七九年時內地大陸的大部分小說，還是中學生作文選的範文，我因爲對這類範文的味道熟到不必用力聞，所以敢出此言。而且當時從域外重新傳進來的例如「意識流」等等，也都迅速中學生文藝腔化，倒使我不敢小看這支文學隊伍工農兵文學預備隊的改造能力。

「工農兵文學」有一種假陽剛，影響到八〇年代的大陸電影雖然要擺脫「工農兵電影」，但常常變成灑狗血，脫不出假陽剛的陰影。

《闲话闲说》

顧城和謝曄自德國過洛杉磯回紐西蘭，與之夜談，不知怎麼我就聊到中國大陸人的「毒面孔」，還扮了個眼鏡蛇的相，謝曄神色觸動隨即掩飾過去。顧城隨後的殺謝曄，他性格雖不屬強悍，卻算得是搶先一步的毒手。顧城原來在我家隔壁的合作社做木匠，長年使斧。

《闲话闲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